

哀哀父母心

蔡元雲

今日的青年，似乎處處都反映着他們對這世代的不滿——他們厭惡上一代所留下給他們的殘破世界，他們鄙視一切固有的道德觀念；在這一羣中，很多根本便沒有嘗過愛的滋味，父母不過是供養者；社會祇是個適者生存弱肉強食的世界。在他們心中所共鳴着的，是擺脫，是逃避；他們從「狂人」的喊叫中尋求解決他們心靈裏的饑渴，在LSD的「仙境」裏企圖忘記醜惡的現實；他們要破壞，自暴自棄；他們要反抗，他們要「吶喊」！

面對這一股暴發的狂流，這一羣失迷了的羔羊，我實在不得不衷心的感謝神，給我一份額外豐厚的恩典。

我要承認我自幼便是一個愛的環境中長大，雙親毫無保留地愛我寵我，師長、親朋戚友也愛我護我。想到我的雙親，他們給予我的那份愛，我直至如今尙未能理解，祇是一直在默默地接受。我家境絕非富裕，父親十四歲便開始他的航海生涯了，因為所受教育有限，在船上祇覺得一份

洗碗碟的粗重工作，就從那職份開始，他吃力地往上爬，可是他的學歷却似乎支配了他的前途，叫他未能脫穎而出，那間歇性的脾氣更阻撓了他的進展，時至今日，經過三十多年了，他還是停留在「管事」的職份上。也難怪他會有間中發作的脾氣，他早已厭棄這航海生涯了，大半生的時光就是飄流在茫茫的大海中，每隔兩個月，才可以和家人重聚幾天，又匆匆而去。多少個新年無數個中秋都是與船上的人們同渡，生辰之日，也只有看看家人從千里以外寄來的生日咭片。還有一次和公司簽了合約，離開家人兩年之久。這一切還不是爲了這個家？我不得不承認這份愛情之深，若說愛是抽象而不可捉摸的，那麼我所得到的這份父愛，更是抽象而不可捉摸，因爲我連見他的時候都是這樣稀少，然而這愛却又是如此真實，不由我推諉。

這些年來，我父親都是如此奔波勞碌，除了維持生計以外，他還有一顆心志要早日脫離這枯燥的颶流生活，於是把血汗換取回來的金錢儲起來，希望有一天能夠回到陸上辦一間士多或是餐室，過一個比較安定的生活。眼見他的心願也將要成就了，却又要將這計劃暫時擱下。是三年前的事了，我當年考港大入學試不及格，也滿心以爲從此不必再妄想進大學攻讀了，絕對夢想不到父親竟毅然將他的積蓄交給我，作我升學之用，情詞深切的勉勵我：「我們蔡家有機會唸大學的，你是第一個，而且還是出洋留學，你用功吧！」我祇有承認我不能解釋這愛，自己也未會給他甚麼好處。還不止一次，使他心裏不高興。唯一的理由就是我是他的兒子，他也因此毫不吝

奮地將他的愛給了我，我默然的接受了這份不能言喻的愛。

還有我的母親，多少次我撫心自問，我能否和她易地而處呢？我不能夠！要是將我放在她的位置，很可能這個家早已支離破碎了，因為父親居家的時候實在不多，家務無分繁重瑣碎，都落在她的肩上了，教育兒女的重責也大部份由她負起來。無可否認，她要付上不少精神體力，但最要緊，也最珍貴的，還是一份忘我的愛。她給這個家的愛却似乎是支取不盡的，她祇是不斷的在供給，毫無保留的在供給。我真後悔自己多少次傷透了她的心，單是我們幾兄弟姊妹要她受的氣，已經夠她忍受了，但却不止於此，父親在海洋上所積聚的一股悶氣也是不止一次的吐在她的身上。母親，她却仍然沒有歇息，她對我們的愛，我真不能明白，祇有默然地接受這算不盡的愛！

應該沒有比這更大的愛了！應該得到心靈上的滿足了！應該不必呼喊了！我承認自己的懦弱，因為我沒有膽量將心靈裏的空虛向世界揭露，但我不能否認我生命中缺少了一點「甚麼」？我一直在疑惑、在沉思、在搜索——這「甚麼」究竟是什麼？這問題一直在我腦海盤旋運轉，叫我沒有安息寧靜——直到我發現了那更大的愛，至大的愛：「不是我們愛神，乃是神愛我們，差祂的兒子，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，這就是愛了。」（約翰壹書四：10）這愛叫我更加不能解釋，不能明白了，一位聖潔的神，如何能愛一個污穢的罪人呢？一位公義的神如何能忍受一個再三頂撞祂的人呢？一位至高的神，為何竟為至卑的人受死呢？為甚麼？為甚麼？但這愛却是鐵一般推

不倒的事實——

「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爲我們死，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。」（羅馬書五章八節）